

【风景客】春游盐官古城

张偶良

沿着钱塘江的堤岸一路东行，春风裹挟着微咸的水汽扑面而来。我是循着潮声来的，却被这座古城的春意绊住了脚步。

从春熙门入城，脚下是新铺的条石，却依旧带着古意的凹凸。抬头望去，城门上方“春熙”两字斑驳依稀——这是盐官古城五大城门中仅存的一座了。据《海宁州志稿》记载，明清时期盐官城墙高一丈五尺，周长七里九十步，城上雉堞一千三百七十五垛，东西南北各有一门，另有一门曰宣德，是为东北门。乾隆皇帝六下江南，四到盐官，皆从宣德门入。如今，这位十全老人的身影早已化作尘土，唯余青砖上斑驳的苔痕，在春风里无声地诉说着往事。

步入城门，宰相府第风情街便在眼前铺展开来。街旁的河水清澈见底，垂柳的枝条刚刚抽出嫩芽，在微风中轻轻拂过水面，漾起一圈圈涟漪。茶肆檐角的风铃被春风吹动，叮咚作响，那声音清脆而悠远，仿佛穿越了千年的光阴。

盐官建城的历史，要追溯到一千三百多年前。北宋苏轼在《盐官绝句四首》中写道：“古邑居民半海涛，师来构筑便能高。”那时他游历至此，在诗中称盐官为古邑。然而

盐官的历史远不止于此——西汉吴王刘濞煮海为盐，在此设司盐之官，盐官之名便是从那时传下来的。唐永徽六年(655年)筑城，此后千余年间一直作为海宁州、县的治所，从未间断。宋《咸淳临安志》载，“盐官县城，周四百六十步，高二丈，唐永徽六年筑，濠阔五丈，深四尺。”读着这些久远的数字，我的眼前浮现出当年的景象：雉堞森然，吊桥高悬，护城河上商船往来不绝。

明清两代，是盐官最为鼎盛的时期。城内“七十二弄三大街”纵横交错，官衙、书院、寺观林立，商贾云集，市井繁华。彼时的盐官，不仅是海宁的政治经济中心，更是文人墨客的流连之地。我在街巷中慢慢走着，想着九百多年前，那位写下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”的东坡先生，也曾在这青石板路上徜徉过吧？他在盐官留下的四首绝句中，有一首这样写道：“当年双桧是双童，相对无言老更恭。庭雪到腰埋不死，如今化作两苍龙。”写的是塔前古桧的苍劲，又何尝不是在自喻心志的坚韧？

不知不觉，已走到了海神庙前。这座建于清雍正八年的庙宇，占地四十余亩，耗银十万两，三路并列，气势恢宏，素有“江南紫禁

城”之称。庙门前的汉白玉狮子昂首雄踞，山门内正殿巍峨，殿额上悬挂着雍正、乾隆父子御书的匾额。关于这座庙宇，民间有许多传说，最扑朔迷离的莫过于“海神身世”之谜——有人说是雍正为篡位赎罪而建，也有人说是乾隆为报陈阁老养育之恩而立。传说终究是传说，但在盐官这座古城里，帝王将相的影子确实无处不在。海宁陈家“一门三阁老、六部五尚书”，明清两代出过三百多位举人进士，荣耀冠绝一时，那陈家老宅至今还静静地立在街巷深处。

走出海神庙，阳光已经温软地洒了一地。街道两旁的樱花正开得烂漫，粉白的花瓣随风飘落，落在青石板上，落在游人的肩头，也落在静静流淌的河水里。今年的盐官，樱花是主角。百里钱塘生态绿带内，七千余株樱花陆续绽放，染井吉野樱沿江边排开，粉白花瓣如云似雾，与奔涌而来的钱塘春潮撞个满怀，那景象当真如诗如画。

沿着樱花大道前行，不久便到了观潮胜地公园。钱塘江横亘在眼前，江面宽阔而平静，一望无际。一位当地的老人告诉我，要看“一线潮”，须待潮水来时。我依着他的指点，登上占鳌塔下的观潮台，

凭栏远眺。

南宋词人周密在《观潮》中写道：“浙江之潮，天下之伟观也。”每年农历八月十八的钱塘江大潮，更是天下闻名。然而春潮虽不如秋潮那般排山倒海，却自有一番清新灵动之美。当春风唤醒湖水，浪花拍打着海塘，“一线潮”便裹挟着盎然的生机奔涌而来。先是江面上出现一道细细的白线，继而是隆隆的潮声由远及近，仿佛擂响了万面战鼓。那条白线渐移渐近，化成一道银色的水墙，以万马奔腾之势汹涌而至。涛山喷雪，白练横江，惊涛拍岸，声震云霄。那一刻，我想起了一位诗人的句子，“潮随花、花随潮”——樱花与春潮同框的画面，果真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。

潮水退去后，江面恢复了平静。我转身往回走，在古城的水城门边驻足。拱辰门是元代遗存的水城门，条石筑就，青藤密布。桥下清波荡漾，乌篷船悠悠地摇过桥洞，摇橹的声音与檐下风铃声交织在一起。新修的盐官古城，既保留着“棋盘型”的街巷格局，又引入了“音乐+潮文化”的现代元素——从3月初到5月末，“一江春潮起，满城乐飞扬”的春日盛宴在古城各处上演。后街草坪上，民谣弹唱声随风飘来；古戏

台前，孩子们围成圈参与鼓圈互动。传统与现代、古典与时尚，在这里和谐地融为一体。

太阳渐渐西斜，沿着护城河缓步而行。夕阳把城墙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，整座古城笼罩在一层金色的光晕里。我在心里默念着《哭盐官斯学上人》中的诗句，“九月盐官客思增，偶来肃寺得高僧。寒潮满郭喧秋梵，老树当门照夜灯。”虽然时令不同，但那种古城独有的况味，却是相通的——千年的潮声、千年的灯影、千年的兴废沧桑，都在此刻化作春风里的一声叹息。

临别时，我回头看了一眼春熙门上的城楼。暮色中，大红灯笼次第亮起，与天边的晚霞交相辉映。这座从西汉走来、历经两千二百年风雨的古城，并没有老去——它在修复与复兴中焕发出新的生机，用春潮、樱花、音乐与文脉，迎接每一个前来寻访的游人。我忽然觉得，苏轼当年那句“古邑居民半海涛”，不正是盐官最传神的写照吗？这座被涛声浸润了千年的古城，一半是沧桑的历史，一半是蓬勃的春天。

江风又起，带着潮水的余韵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把这古城的春天，装进心里带走了。

【杂拌儿】铁树

吴松良

我时常想，现在的孩子真幸福，其他的不说，就说看树看花，下了楼，小区里转一圈，去邻近的花园走一走，一年四季各种树木花卉琳琅满目，梅花、玉兰花、牡丹花、荷花、桂花，还有非洲菊，花开不断。春天的樱花，秋天的枫叶，那景象真是美不可言。而且不仅能看到适合本土生长的花花草草，还能看到从北方迁徙来的雪松，看到冬天要用稻草包扎保暖的南方移植来的热带树。想想自己小的时候，除了桑树、木槿、苦楝、乌臼树、朴树、泡桐、水杉外，几乎没有其他树可见，能见到的水果树只有桃树以及枣树，而花除了用作农田肥料的大片紫云英外，只有那些自然生长的野草野花。

记得读初中时看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，歌曲唱到“岭上开满映山红”的歌词，电影里出现满山遍野的红色花朵。从此，在我心里映山红就是英雄花，可我从没有见过映山红，心想能去那个山上看一次有多好。后来，我当兵去江西，连队驻扎在红军长征的出发地。第二年的春天，我真的看到了营房后面一山山盛开的映山红。星期天，我特地请假爬到山上，站在花从中间，置身于花海中寻找感受。如今，我家不远的绿道旁，就有一片片的映山红。

知道世上有铁树是在小学课本上读到《千年铁树开了花》的文章。文章讲了一个生活在深山里的聋哑小姑娘，在新社会的医疗体制下，经过中医针灸治疗，小姑娘听力恢复，终于开口说话了。从此以后，我脑子里一直有这样的概念，铁树是很难开花的，千年一遇，想见到铁树开花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况且，那个时候，铁树的影子也见不到。

我是二十四岁那年第一次见到铁树的，并且幸运地见到了铁树开花。那年，我去师部参加新闻报道培训班。师部办公楼门口左右各有一个水泥坑，左边坑里种着一棵铁树，右边坑里也种着一棵铁树。第一次看到铁树甚是好奇，伸手去摸叶子，硬硬的，试着用手掌碰叶子尖尖的顶端，刺得生痛，心想怪不得叫铁树。

培训班只有四个人，三个学员一个教员，教员是师宣传处的干事。有时，干事带我们去采访，采访回来让我

们各自写一篇采访报道交给他批改，他认为可以，装进信封寄给报社。大多数时间，我们三人因找不到新闻素材，确定不了采访对象而无所事事。

有一天，有人突然发现铁树顶心长出一截嫩黄色的苞，毛茸茸，粉粉的。消息传开，大家都好奇地围着铁树讨论这是什么东西。铁树开花别具一格，不是一朵朵地挂在枝上，只是在顶心长出圆柱形的卵状物，大家都没看到过铁树开花，但一致认定这是铁树开花了。

干事新闻意识强，用相机拍了照，配上“铁树开花”的文字寄给了多家报社。过几天当地省报把照片登出来了。以新闻登在省报上，可见铁树开花的稀罕。又过几天，我去师部办公楼，见门前有三个人围着那棵开花的铁树，两个人拉皮尺在测量铁树大小长短，一个人做记录。他们是省农业大学的教授，看到新闻照片后慕名从省城赶来。临走时，他们还割下一片长长的叶子，小心翼翼地包好，说拿回学校做标本。

培训结束回到连队，我心里却一直挂念着自己寄出去的文章能不能出现在报纸上。有一天，连队值班员喊我有电话，我赶去值班室听电话，才知道我的一篇随笔小文章被《空军报》刊登了。这是我的文章第一次变成铅字连同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。想起自己还是新兵时曾说以后要写文章登到报纸上被人嘲笑的情景，我想我的铁树开花了。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，那张报纸我一直珍藏着。

海盐大剧院广场前摆放着几只大木箱，有两只箱子里种着铁树。铁树营养充沛，长势茂盛。有一天我路过那里，看到那一对铁树有一棵开花了，花开得特别粗壮，中间嫩黄的花与四周翠绿的叶相辅相成。我用手机拍了照片发在朋友圈，希望得到关注和传播，没想到竟然没一点反应，看来在人们眼里铁树开花已是平常事了。是的，现在的人们生活条件好了，有条件有时间有闲心去侍候花花草草了。记得那年去一个乡村转悠，竟然发现整个村庄家家户户都有小院，小院里摆着各种盆景，有好几户种有铁树。种铁树的人家多了，这家不开那家开，铁树开花已不稀罕了。



《各样花图册·铁树花》清末外销画(约绘制于十八世纪晚期)

【诗生活】

春日

沈宏

走在河边，
河对岸的枯树和杂草，
已清理得差不多了。
春光乍现，
一个公园的雏形从此显现。

透过冬天醒来的细柳，
我找到了争先的嫩绿，
像是清风，
梳理这飘逸的少女之发。
河水的微波清冽而宽阔，
映照着蓝天、白云
以及河边的风影。

有人在钓鱼，坐如静钟。
有人又在放生，放手的鱼游进了
静谧而祈福的另一个世间。
我走在河边，拐过河岸，
向喧嚣无比的，
南门农贸市场走去。

【时光机】

老街的碾米坊

姚孝平

镇上的老街被列入城市有机更新的区域，两旁的店铺几乎搬走了，只留下几家还在孤寂地守着。

老街原是镇上最热闹的地段，早餐店、服装店、五金店、小店、茶馆、浴室全集中在这，大大小小一百多家，每天清晨到傍晚，人流不断，声音没停。现在，脚步稀少，依稀听得说话声。但街北的碾米坊依旧每天开门，迎着零零散散的顾客。有的老人用三轮车驮着两袋稻谷；有的妇女家里要过节，来磨些糯米粉；有的年轻人怀念旧日美食，来打点炒米粉、黄豆粉。

午后，碾米的徐师傅捧着茶杯，稳稳坐在凳上，和几个老街坊闲聊。徐师傅快七十了，碾了三十多年来。他不打算另寻店面再开张，守到碾米坊拆除，他也就回家了。

小时候，父亲去镇上碾米时，常带着我。父亲把几袋肥厚的谷放下，和徐师傅打声招呼，便出去抽烟了。小小的碾米坊，乌泱泱一片，人挤人，谷挨谷，一直排到大街上。人们把稻谷紧贴着腿，一点点往前挪。面对嘈杂拥挤的人群，徐师傅气定神闲，不紧不慢操作，时不时用手摸一下，看一眼。暗黄的米“哗哗”出来后再碾一遍，便成了晶莹热乎的新米。这就好了。

轮到自己的谷时，父亲踩灭了烟头，站在机器旁，双目注视，手搭在我肩膀上。深黄粗糙的谷一点点变成雪白光滑的米，父亲的脸一丝丝绽放开笑容。那时，农村家家户户种粮，粮食对农民特别宝贵，吃进嘴里的每一粒米都是自己种出来的。父亲常说，“一粒米就是一滴汗。”

徐师傅眼里也都是米，他捏起两粒米，放嘴里咀嚼，对父亲

说，“不错，煮出来一定香。”父亲笑了，递上一根烟。

几袋谷缩成了两袋瘦小但结实的米，父亲仔细地绑在自行车上，重重拍下。然后，载着我，一路欢笑，悠然回家。

几十年来，每天清晨，碾米坊响起的隆隆机器声把整条街喊醒。从碾米坊出来时，每个人都笑盈盈，没有比能吃到新米更让一家人开心的了。

镇上的碾米坊仅此一家。曾经，徐师傅以为自己能为村民碾一辈子米，还能传给儿子。后来，农村的年轻人出去打工了，一批孩子去外地读书了，家里吃饭的人越来越少，干活的人越来越老，来碾米坊排队的人越来越稀。

如今，大部分农家都买米吃了，徐师傅的碾米机上积满了灰尘，日益陈旧了。他懒得擦拭，任由灰尘像昨日的记忆一样铺满了整个碾米坊。